

时光流转中，我看到你奔跑的身影



九月

2022年9月，大学校园迎来又一批新生。今年是恢复高考45周年，尽管高考不再是年轻人唯一的成才之路，但知识依然改变着命运。

走进大学 我好像跨越了一道海岸线

□ 张昊博（大一学生）

高中流光溢彩的生活随着高考结束的铃声悄然远去。我还记得，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，我如释重负，又仿佛一下子失去了重心，进入某种真空状态，一时竟不知该干些什么。那种面对未知的茫然充斥着全身，使我不敢去想象未来的生活。

于我而言，高考就像一道海岸线：在此之前，我一直在岸上生活；现在，则是自己去无边无垠的大海探索。如果说，高中是对日复一日、三点一线的轨迹了如指掌的全知生活，那么，大学时期迎接我的将是无限的未知。

在大学生活里，我感受到了一股充满活力、自由向上的青春气息。随意走进一间教室，不难感受到学生们谦逊自律的氛围；与同学交往时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政治、经济等领域的时事话题，是知至至之，可与言几也。知终终之，可与存义也。等奥义，是原子结构的科学原理。这或许就是大学之道的内涵所在。不功利、无拘束地在知识海洋中畅快遨游，然后再择一业务实笃行。

我所学的材料专业，是不少同学调侃的天坑专业之一，却是我一直以来的志趣所在。高中时，我就很喜欢做实验，惊喜于每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，也为新材料的出现如何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而无比感慨。

后来在做各地试题时我发现，试卷上的很多题目都是与最前沿的尖端技术相关。比如，物理的磁场问题，会以电磁弹射系统为场景，这是应用在航母中的核心技术。这时我才深切意识到，原来所学的知识与现实是如此息息相关，也进一步坚定了我学习前沿技术的决心。

材料科学与工程是我所在大学里的双一流学科，专业建立的时间虽短，授课的却都是业内顶尖教师，许多科研项目也都直接服务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。上课时，老师常常会与我们分享他们所做的研究课题以及线上各类前沿讲座、研讨会。这一学期，我不仅开阔了眼界，还构建了全新的知识体系。

数字经济时代，硅优异的半导体性能，使其成为制作计算机芯片的主要元素，从而使芯片行业产生了变革式发展，推动人们身边的电子产品不断更新迭代。由于国外的技术封锁，我国对芯片的研究也更加迫切，材料科学正是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的关键一招。我期待自己不仅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，未来也能在更多“卡脖子”技术上取得突破。国家碳达峰、碳中和、战略目标的实现，与新材料、新能源的研究息息相关。我深信：自己的专业正是一条值得青年不断深耕、努力奋进的新赛道。

与中学不同，更多的生活细节织就了一个大学生丰富多彩的日常。比如，我很喜欢清晨沐浴着阳光，走在充满活力的校园中，看食堂窗口上方冒出的氤氲热气，听教室里传来的学术讨论的声音。我也很喜欢闻空气中夹杂着的青草芳香，听树叶沙沙作响，然后捧起自己喜欢的书，与作者展开一场沉浸式对话。落日余晖下，我会到操场中尽情奔跑，挥洒汗水。

学校的图书馆里，排布着琳琅满目的书籍。打开一盏颇具年代感的台灯，历史的厚重感铺展开来。置身其中，我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渺小：在知识的海洋面前，只有激流勇进才可能获得一身流线型肌肉。也只有埋头苦读，抬头实干才能开创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。

十二月

2022年12月26日，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，新冠病毒感染回归乙类乙管。与此同时，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如期举行。

岸就在不远的地方 只要努力终会抵达

□ 陈晓曦（医生、考研考生）

12月，我都在一种飘飘忽忽的状态里，一边挣扎、一边努力，希冀着早日上岸，考上目标中的硕士院校。然而，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与我所在城市疫情形势的变化，上岸于我而言，又有了另一重意涵。

我是一名医学生，本科毕业后，因为没能保研，暂且在老家的医院找了一份工作，随即被单位送到省会一家三甲医院规培。规培的意义，是让我们有足够的参与正式工作，其间，我觉得自己的知识与能力还不够用，因此萌发了考研的念头。

三甲医院的规培并不轻松，但凭着工作之余挤出来的时间，我自认取得了一些复习成果。但是，进入12月后，日渐增多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来到医院就诊，加上许多在医院实习的研究生提前返乡，我一下子忙了起来。考研前的冲刺规划，也因此被打乱得七零八落。正是在这时，我有了考研上岸之外的另一个期待，那就是这波疫情高峰早日平复过去，让身在那线的医务工作者能有一段上岸休息的时间。

今年的考研初试，被安排在12月24-26日。考研前一周，我掰着手指数了日子，马上意识到：哪怕依照最乐观的估计，本地医务工作者的上岸时刻也一定是在考研之后。果然，第二天，医院就通知我们：之前的排班作废，仍在科室的每个人接下来两周都要额外轮班。面对患者的需要，顶上一线是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，这是我学医的初心，也是众多前辈对我的教诲。但是，额外轮班和考研时间的冲突，也让我备感纠结。倘若真要延迟一年考研，我纵然不会抱怨，但难免会感到遗憾。

或许是命运想跟我开个玩笑，新排班表执行的第二天，我就发起高烧，抗原测试显示，我感染了奥密克戎。医院随即让我撤下一线，等到转阴再回来上班。按理说，我在家好好休息，但我心里想的却是：这下可以考研了。只要是备考过的人，一定明白这种为了实现目标拼尽全力的感觉。随着高烧消退，我虽然仍未转阴，确认政策允许阳性考生参考之后，我决心带病上阵。

能回到校园潜心学习、培养专业专长、站上更高的起点，对我来说是一道值得追求的第二天。而在对疫情上岸的期待中，我也并不认为度过了这波感染高峰就能万事平安，只是相信防疫政策调整后的生活，必然会在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中逐渐回归正常。很多时候，不论是就个人还是社会而言，我们追求的上岸，都不是最后的终点，而是一个走向新旅途的起点。也只有看清这一点，我们才能抱着平常心朝着目标前进，而不至于因为一时的得失在心态上破防。

开考之前，我在为阳性考生准备的隔离考场里宽慰自己：只要不把之前已经复习透了的知识点忘掉，初试的成绩就没有理由太差。但第一科开考后，尚在康复期的咽痛、肌肉酸痛等症，还是让我有些头晕目眩，不知自己到底发挥出了几成实力。

人生中的很多事情，注定无法如我们所愿。在今年考研中遇到困难的人，也不只我一个。我的两个朋友，分别因为医院加班与发高烧的缘故，放弃了今年的考试。相比之下，就算我未能考中，能在实战中检验复习成果，也已经是一种幸运。不论我的成绩是高是低，每天的太阳都会照常升起。我的身体一天天恢复，很快就将重返规培岗位，继续为求医问诊的患者服务。我相信，只要努力，岸就在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，我们也终会有抵达那里的一天。

大会闭幕了，更多需要加油的工作刚刚开始

十月

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，党的二十大召开。阅读历次党代会的报告，你会了解这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在关注什么问题。

□ 张国（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）

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，我拨通了大眼睛·苏明娟的电话，约她做一次采访。2000多名中共二十大代表中，她的面孔是我们较为熟悉的。中国青年报社的走廊里，那张1991年拍摄于安徽省金寨县的希望工程·大眼睛照片，与很多经典作品一起，组成了一条时光走廊。

曾经面临失学风险的大眼睛长大了。她读了大学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她发起了一项助学基金，4年间筹集了大约490万元，参与建设了5所希望小学，最远的在西藏，就叫大眼睛希望小学。她专门去看过那里的孩子。她对我说，自己做得特别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去。

中青报这一次有关苏明娟的二十大报道，在不同社交网站上上了热搜，希望工程大眼睛当了二十大代表·微博话题阅读量是1.6亿次。大量的媒体随后发布了大眼睛·今夕对比照。

人们在感慨什么？显然有时间的力量。每个记者都会好奇这种问题：那些因为种种因素进入过我们视野的人，后来都怎么样了？

时间总会给出答案。

万人大礼堂里，找人并不容易。二十大上，我的同事李隽辉，借助长焦镜头，从人群里找到了卫国戍边英雄团长·祁发宝。确切地说，最先认出的是祁发宝头上的那条伤疤。伤疤是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的产物，对和平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来说，它也是一条界线，标记·大好河山，寸土不让的界线。

我们还见到了十几年前千里背母上大学的主人公刘秀祥，如今是贵州的一位中学副校长。这些年，他骑坏了很多辆摩托车，把辍学的孩子劝回教室，他相信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。二十大闭幕那天，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里对记者们说：希望大家忘掉过去那个背母上大学的我，我现在只是一名大山深处的普通教师。

没有人会真的忘掉那个背母上大学的身影，特别是那些曾经被激励过的人。中青报报社长廊里，就定格了一位类似的新闻人物李勇，他的故事曾被改编为电影《背起爸爸上学》。多年以前，我和同学在观看这部电影时哭得稀里哗啦。今天，时间已经把所有的情节都从我脑海里抹掉了，但那种力量还在。

出于职业习惯，我会好奇一些细枝末节，比如苏明娟当年在教室里被拍到时，穿的那件衣服去哪儿了。其实，报纸上发表·大眼睛照片时，她一点也不知情。她读四年级时，有位叫李勇的军校学员写信到学校，想确认报纸上的大眼睛是谁，希望提供资助。苏明娟没有认出照片里的自己，但感到照片上的衣服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她把信和报纸都带回了家。她妈妈从衣柜里翻出了那件衣服。

李万如约资助她到小学毕业。在那个年代，很多孩子，特别是女孩，会因为几十元的学杂费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。回想起来，我身边也有过那样的孩子。苏明娟说，她仍然保存着那件格子外套。她很少用

自己的童年经历教育自己的孩子，因为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，她们没办法想象。30多年的时间，让那件外套老化了、脆弱了，但是，与贫困近距离接触过的人，对贫困的记忆会牢牢地附在那件外套上面。

其实，这种记忆离我们并不太远。国家在2021年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，实现它并不容易，要知道，这是中国共产党100年间实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。

二十大开幕前，我把100年里每一次党代会的报告都尽量找来读了一遍，试着去了解这100年来的党代会都在关注什么问题。一百年前，陈独秀、杨明斋等12位中共二大代表，代表195名全体党员，在大会宣言里写下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。他们显然已经讨论过财富分配问题，提到了规定累进率所得税，改良工人待遇，以及改良教育制度，实行教育普及，这与大眼睛的上学之路是遥相呼应的。

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画风。从那些文件里，可以知道小康这个目标是什么时候写进去的，现代化三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可以看到一要吃饭，二要建设。当然，那些变化的后面，看得到时间的力量。在这漫长时间里，许多观念、许多计划都在改变，因为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长期以来，中共党代会都是站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会议。正如一位意大利籍学者所说的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在仔细观察中国。

二十大闭幕后，最后一批走过·党代表通道的代表，离开人民大会堂前，互相击掌庆祝。他们将手按在一起，齐喊了三声·加油。这些人里有快递员、采油工、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，也有中学教师。对他们来说，大会闭幕了，更多的需要去·加油，的工作还刚刚开始。在2022年和2023年交接的时候，我又忍不住想起了这个小小的、没有被镜头注意到的·加油时刻。

在离宇宙最近的地方，感受最伟大的浪漫

十一月

2022年11月30日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成功交会对接。星空浩瀚无比，探索永无止境。

□ 陈牧野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）

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，起飞！2022年11月29日23时08分，长征二号F遥十五运载火箭点火升空，神舟十五号·顺利将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，与神舟十四号乘组实现了在轨轮换，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圆满收官。身为执行这一任务的运载火箭的参与设计师，这一刻令我心潮澎湃，也显得意义非凡。

我生于1992年，那一年正好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的年份。2003年，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搭乘长征二号F遥五火箭进入太空，极大提振了国人的士气。当时我才小学六年级，看着我国终于实现千年飞天梦想，内心无比震撼，对浩瀚星空充满了向往。彼时的中国载人航天，刚刚完成了·三步走·战略的第一步，实现了载人飞船的发射。我的心中也种下

了一枚小小的种子，静待日后萌芽。

2010年，我考入西北工业大学，攻读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。飞行器概论、火箭发动机等课程，进一步拉近了我与火箭设计之间的距离。有一年，我得到了学院的航天奖学金，奖品是一枚长征三号乙火箭的模型。我如获至宝，一直将它放在家里的玄关处。读研期间，我国实现了空间站试验室的发射，完成了出舱行走、交会对接等技术突破，实现了·三步走·中的第二步，而我也在毕业后成了一名设计师，实现了多年的夙愿。

工作4年后，我加入到了长二F火箭设计团队这个光荣的团体中。长二F火箭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箭，是中国的·航天员专属列车。有幸参与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和建造阶段的全部4次载人发射任务，我感到无比自豪，与有荣焉。

火箭研制过程的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阶段，设计师们都会全力以赴。遥十五火箭的飞行可靠性评估值为0.9895，为现役火箭最高。为了可靠性万分之一的提升，大家要付出巨大的努力，但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。

身处火箭结构总体专业岗位，我的部分工作是负责仪器的安装。在执行某次载人发射任务时，我在射前流程中发现一块电池的安装操作难度较大，导致占用了较长时间。针对这种难操作项目，最大的改进就是从设计根源解决问题。任务结束后，我们立刻着手调整电池的安装方式。在和相关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交流时，他们发现通过改进电池的结构设计，可以更快消除这一操

作难点，便主动协调相关单位完成了改进。

靶场质量双想，也是航天工作的一大特色。所谓·双想·，就是大家通过对工作的预想和回想，定期集中开会讨论，集思广益，使得我们对产品、操作更加了解和熟练。特别是总装事业部的一些同事们，在每一发的操作过程中，都会记下可以改进的地方，同设计师一起讨论完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火箭一同成长，这也是我在这份工作中的重要收获。

从遥十二火箭发射，到遥十五火箭发射，我对·神箭·二字的分量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感知。在遥十五火箭发射任务中，我开始负责型号总体岗位工作，也开始了逃逸控控岗位的学习。一次次全面的故障演练，针对几十种不同的故障模式精确到秒的判断处理，让我更加明白，我们的团队是怀着怎样的敬畏之心去对待·载人航天·，人命关天·这8个字的。

遥十五火箭发射要面临极寒的环境挑战。为此，我们从各系统分别展开分析，梳理薄弱环节，采取各种技术措施，保证火箭处于最适宜的温度状态。发射当天，我和同事一起，拿着温枪对关键部位测量温度，看着温度满足要求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下了。

星空浩瀚无比，探索永无止境，我虽然不是航天员，但我们的岗位同样是·离宇宙最近的地方·，同样能感受这伟大的浪漫。

